



讲座现场。王芳摄

作家传真

一切都没有捷径

张雄文谈阅读、行走和写作

朱洁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韩愈这句名言,被后人引用到烂了。但听完株洲作家张雄文关于“阅读、行走与写作”为主题的讲座,又感到这句话用在他身上是多么贴切。

“阅读,要多读,读得越多,写作根基越牢固;行走,要多走,走得越远,耗时越长,才有生活、素材的积累;写作,要多写,只有量的积累,才有质的提高……”一切都没有捷径。

7月14日晚8点,鼎城大厦3楼,市文联主办的文学艺术大讲堂,张雄文与大家分享了他的经验。张雄文说,于他而言,阅读、行走和写作三者是一体的,阅读是根基,行走是生活、素材积累需要,而写作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阅读:不动笔墨不翻书

关于阅读,张雄文介绍了很多中外名家读书和积累的故事,也分享了他的书单和阅读方法。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不动笔墨不翻书”。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汗牛充栋的藏书到底怎么读?张雄文借鉴了作家邱华栋的经验,将书籍分为浏览、泛读、精读和不读几类,他着重分享了自己精读的故事。

所谓精读,就是深入地读,把文章的语言、结构、人物、写作方法都搞懂。“这样才能把人家的变成自己的。”

除了在纸质书上划记记下阅读当下的感悟,这位70后作家也不拒绝电子书,并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便利“动笔翻书”。

张雄文收藏了海量电子书,平日还订阅了名刊名报公众号。一旦从中找到值得精读的作品,他就把文章下载到word文档收藏,然后再读。他分享了几张自己精读电子书籍的页面:在电子稿《红楼梦》上,隔几段就有不同颜色的文字和标框,它们被括号括了起来,都是他的读书笔记。“这是我

反复精读的一部经典。人生阶段不同,读的感悟也不同,重新翻读不同时期的笔记,也有新的收获。”

有件事让他颇有成就感。70余万字的作品《红楼梦》,他“动笔翻书”后,word统计显示字数增至100余万。“我整整写了28万字的读书笔记。”

行走:凭什么成为粟裕专家?

张雄文长于历史题材、报告文学,这种背景让他对行走的理解,似乎比一些作家更深刻。

在豆瓣,张雄文的标签是“粟裕”。他的作品《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贵录》《毛泽东粟裕与淮海决战》《海底吴钧:说不尽的粟裕》等非虚构类创作,评分很高,在7.9到8.7之间。一向苛刻的豆瓣网友评价他的作品,“很翔实很细节”、“叙述推进错落有致又不乏细节点睛之笔,案头工作极其扎实”、“这位张先生堪称粟裕研究头把交椅”。

张雄文说,一切细节来自行走。

为了了解真实的粟裕,他从早到晚穿梭于北京等地的大街小巷。在北京鱼儿胡同,他五次拜访粟裕家人,几次采访粟裕夫人楚青。他还到处寻访在粟裕身边工作的人,他的几任秘书、警卫员和老部下,以及国内此前研究过粟裕的专家学者。

他的最新创作,反映扶贫的长篇报告文学《雪峰山上的黎明》,也源自行走和生活。

在雪峰山的东北角,淑浦、隆回一代,他走访花瑶,采访瑶王。瑶王喝酒唱歌,兴致勃勃,打着赤膊同他讲扶贫的故事和变化。张雄文知道,自己找到了最生动、最真实的素材。

写作:不断练习,舍得修改

谈论阅读和行走,张雄文未涉及诸如

浪漫、现实、魔幻、魔幻现实等各种主义和流派,他鼓励大家从阅读古典经典开始,现当代提及较多的老师亦是书籍畅销的余秋雨,与他有过交往的省作协主席王跃文、记者出身的邱华栋、和他同龄的徐则臣等作家,没有高深,反而让听者有一种踏实感。这种踏实是一种鼓励。

张雄文鼓励大家多写、坚持写,每个人都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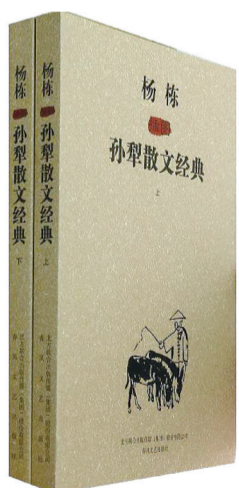
他表示,写作是一种能力,只有不断练习才能在量中求质变。他从学生时代开始记日记,为了不忘成长中的点滴,有的事他稍微记录,有的事他详细记录。2006年,张雄文写了24万字日记,现在创作量增加,写日记时间相对变少,但他仍在坚持。今年,因为疫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他记日记的时间充裕了些,半年他写了三万四千多字。

还有周记,即一周一篇散文。张雄文曾获冰心散文奖,散文很有个人风格。他说,自己长期记日记和周记,保持了语感,积累了素材。有些发表作品,就脱胎于日记和周记。

最后,他提醒各位文学爱好者善于修改作品。文章是改出来的。有人问鲁迅写作的经验是什么,鲁迅写了一个“删”字。“每写一本书,过几天再看都能找到还能修改的地方。把多余的删掉,文章才会更精练。”

作家介绍

张雄文: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级班学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湖南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百万余字,出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贵录》等十部书。作品曾获山西省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北方十三省市文艺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杨雄文孙犁散文经典》及插图内页

逝者

杨雄文的「株洲情」

陈文潭

哈尔滨读书会开过大半年了,章海宁兄发来微信,催大家交“作业”。这次年会文集有四大板块,其中就有“对过世年会长友友怀念文章”,这让我又想起了杨雄文先生。

去年底,在江西采风,购得一本孙犁先生的《白洋淀纪事》。封面上注明,杨雄文绘制插图。300多页的书,有10多幅插图吧。这里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杨雄文是孙犁先生的学生和“超级粉丝”,几十年间多有交往,对其人品作品自是非常认同与钦佩;二、杨雄文长居于山西沁源山区,长期忙于买书、读书、写书、编书,近年开始了美术创作,尤其是充满泥土气息的漫画,颇受好评。

回到正题,杨雄文和株洲有哪些情分呢?2014年10月下旬,杨雄文第一次来到株洲,参加第十二届全国民间读书会年会。作为全国有名的藏书家、读书人,杨雄文是年会的常客,而我,作为株洲本土的一名阅读爱好者,与杨雄文先生其实是首次见面。印象中,杨先生面色黧黑,衣着朴素,一口浓重的山西话,且语速很快,初次打交道的話,基本只能猜,听不懂他的话呢。但是,他的热情、质朴是不需要通过语言来传达的。

“株洲年会”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及时出版了《书香余韵》。这是一本专门记叙、记

录“株洲年会”成果的书,也开创了民间读书会年会每届出一本专集的先河。这本书分七个板块,分别叫“致辞”、“散记”、“人物”、“感悟”、“报道”、“名录”和“后记”。在“致辞”中,有株洲领导阳卫国致的“欢迎辞”,有著名作家聂鑫森席上的讲话,接下来就是杨雄文的诗作《到株洲去》。

到株洲去,去参加一场读书人的盛宴,到株洲去,去参加一次书友们的聚会,王成玉先生写了一本《书话点将录》,108将中不少英雄将一起到株洲去。

到株洲去,株洲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到株洲去,株洲有炎帝陵巍峨无比,炎帝子孙,理应为祖先扫墓,读诗书,传家,株洲有浓浓的读书风气。

到株洲去,去见见钟叔河、陈子善,到株洲去,去听听淘书经、藏书趣,……

全诗共6段,23行,始终跳荡着一颗诗人爱书的心。对株洲的阅读环境的赞赏,对汇聚株洲的读书人的向往,对“株洲年会”的热望与期待,都放进这首诗里了。他还在株洲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湘岸书香》。在

株洲下火车,他立即被湘江的美景“镇”住。“这就是湘江岸边么?美的像梦,像诗,像画,美得像湘江边的辣妹子,像沈从文的小翠,叫人有些远了。”来自山西作家、藏书家,在湘江畔逛旧书摊,跟摆摊老人闲聊。

另一篇叫《翻译名家文洁若先生》,亦为株洲年会见闻之一。杨雄文2005年结识著名作家肖乾的夫人、翻译家文洁若,2014年在株洲又与87岁的文老重逢。于是,他写下了这篇。

白驹过隙。前年,在网上购得杨先生《梨花楼书事》光盘、毛边书各一册,收到他热情洋溢的来信,并附书法一幅:“读书人家”。9月在株洲年会得以相见,获赠《美人图》。据说,对年长者,杨先生一律赠《寿桃图》;对比较年轻的,不分男女,一律赠《美人图》。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杨雄文先生的美意和爱心尽在不言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去年5月24日,杨雄文先生因病去世,走得过于匆忙。我还没来得及去山西拜访梨花楼,当面向他讨教创作经验,亲眼看看他的如椽大作和美字美图是在什么环境中孕育而成。好在,梨花楼还在,杨先生的作品还在,《寿桃图》和《美人图》也还在。人生无常,愿杨雄文精神永恒!

信息

6月哪些书最卖座?

吴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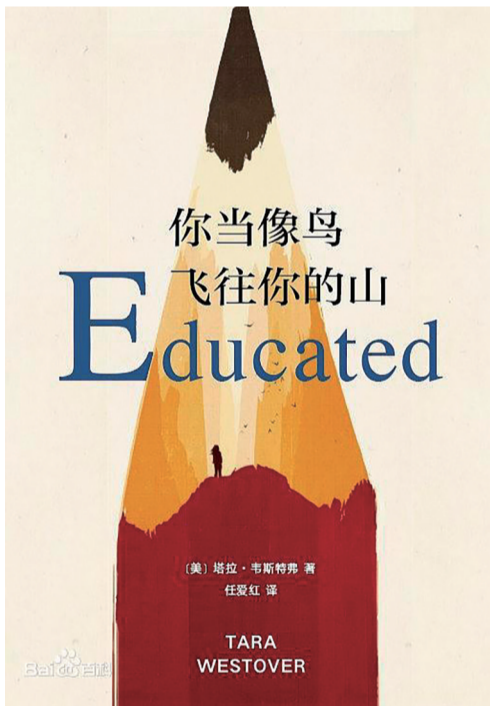
7月15日,京东自营图书纸质书排行榜榜单揭晓。本期的虚构类畅销榜仍然是经典畅销书的天下,《三体》(全3册)重回榜首,上月冠军《人生海海》本期依旧有不错的表现,排在第3名,上市1年有余,屡上虚构榜单,甚至好几次都登上榜首位置,大有成为畅销书的态势。东野圭吾的多部推理小说本期同时上榜,但大热网剧《隐秘的角落》的原著《坏小孩》及作者紫金陈的作品却不见于榜单,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一品类的图书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另一方面,国内原创推理小说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则连续三期占据非虚构畅销榜榜首位置,该书自上市第二个月开始就频频登上各大畅销书榜单,众多公众号自发推荐或引用本书相关故事,造成其影响力及口碑不断发酵,成为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图书市场的一匹绝对黑马。本期虚构类榜单中除《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外,再无今年出版的新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突然爆发疫情而重新进入读者视野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在疫情不断淡出人们生活之后依然能有稳定的销量,可见好书一旦获得机会被更多读者看到,它的生命力是顽强而持久的。

少儿类榜单不出意料还是以引进图书为主,这是少儿类图书相较于其他品类的显著特点。一般实体书店的销售会更加以原创的少儿文学类图书为主,而网店少儿图书则更多的是引进书——尤其是绘本的天下。来自日本的绘本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家长购买者的欢迎,与欧美绘本注重启发儿童想象力、注重对孩子亲情、爱心等的培养不同,日本漫画更多地侧重于培养儿童某一方面的能力,相同的文化背景,更符合中国家长的教育期望。

另外,6月的电子书榜单中出现不少热播网剧的同名或改编图书,如《燃烧》《向上生长》《坏小孩》《三义戟》都属于这类。读者一般是受到了剧集的吸引从而找来相应的电子书来一睹为快。此类图书以外,电子书一般都是以实用类图书为主,经管类图书是榜单的常客。

有声书榜单向来是以故事性较强的小说和对个人有指导或帮助作用的功能性图书为主。由于涉及到文字到声音的转换和录制工作,新书比较难以登上有声书的榜单。



书籍推荐

作者:【美】塔拉·韦斯特弗 译者:任爱红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书籍简介:这是一部新人处女作,上市第一周即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至今已累计80周,仍高居Top1。作者因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塔拉·韦斯特弗是一个17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如今却戴上了学历的高帽,熠熠生辉。“但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我来自一个极少数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不上学,不就医,是父亲要我们坚持的忠诚与真理。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塔拉·韦斯特弗写道。

刘涛汇集乡贤书画收藏题材的书籍面世

阿明

本土作家、收藏家刘涛写作的一部有关乡贤书画及收藏的书籍《涛藏琢积·积翠楼札记》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此书题材独特,辑录的人物大多数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株洲籍或在株洲工作过的乡贤,其艺术作品在社会上很难见到,因而引来一些名家对该书的肯定。省作协主席王跃文题写书名,著名作家梁晓刚、著名收藏鉴赏家黎展华作序,文史专家陈先枢作跋。

乡贤作品与本土文化血肉相关,也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缩影。该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收录了郭人漳、萧大猷、袁家谱、吴雅之、匡怀瑾、张翰仪、秦炳直、彭筱琴、陈珪、朱芳圃、谭伯羽、谭淑、丁德隆等乡贤的作品。其中郭人漳是清末直隶古北口提督郭松林之子,与齐白石相交很深,对齐白石多有帮助,萧大猷为清末湖南进士,当过醴陵江书院院长。

刘涛是一位80后,热衷收藏株洲乡贤有关方面的字画与相关物件,曾拜师著名鉴赏家黎展华门下,现为中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委员、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会员。他称自己收藏的目的是为保存和传承乡贤精神,为地域文化增添一点色彩。



读后

季羨林的悲悯

——读《我爱天下一切狗》

刘学正

无论对身边人,还是对动物、植物乃至寻常小事,都倾注无限深情,贯穿了季羨林的一生。季羨林六岁即离开故乡和母亲寄人篱下,早年饱受颠沛流离的生活滋味,母亲的离世更是成为他永远的痛。然而,面对尘世间的种种不完美,季羨林虽痛彻心扉却又报之以歌,穷尽一生用爱追寻生命真谛。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我爱天下一切狗》一书,收入季羨林的42篇散文,翻阅一篇篇温厚的文章,好似聆听一位慈祥睿智的老人娓娓道来,坦荡纯粹的性情,朴实无华的语言,如涓涓细流浸润人心。

季羨林爱猫成瘾,为世人知,他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便是与爱猫的合影。其实,除了猫,季羨林也爱狗,且爱得深沉。“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通普通的狗……既不凶猛,也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季羨林在散文《一条老狗》中记述了母亲去世后,自己返乡操办丧事,想着孤苦无依的母亲多年来的境遇,心如刀绞。这时,他看到了母亲养的那条老狗,它执着地守在院门边,原来伴随母亲的寂寥的只有这么一个动物。“临离开那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蹭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

在《加德满都的狗》一文中,季羨林对故乡那条老狗的情绪愈加浓厚,“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这只狗和我……我本来应该同这只狗相依为命,互相安慰。但是,我必须离开故乡,又无法把它带走……我遗弃了它,真正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对狠心遗弃狗的愧疚,更大程度上源于对未能尽母尽孝的悔恨。“母亲有灵,会从这一只狗身上得到我这个儿子无法给她的慰藉吧。从此,我爱天下一切狗。”

人有亲疏远近,但无高低贵贱,每一个人都值得平等对待。季羨林对生命历程中遇到的那些人始终念念不忘,无论房东、朋友还是女佣、乞丐。在《夜来香花开的时候》中,季羨林睹物思人,回忆起了佣工王妈,她年轻时守节受苦,老来盼子归家的愿望实现后,却又被苦难一寸寸地无情碾压,临终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人到欲哭无泪的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听不到她的消息,只有单纯地有点近乎痴妄地希望她能好起来,再回到我们家里去。”听闻王妈死后,他写道:现在在我的眼前更亮,我认识了怎样叫人生,怎样叫命运。

在《两个乞丐》中,季羨林写了少年时遇见的两位双目失明靠乞讨为生的老人,一位沿街哀号叫他心生怜悯,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祖父的影子;一位为了报答施舍的恩情,竟在栖身的坟洞边种植了扁豆,挽着破竹筐把收成送上门来。后来,两位老人都无声无息地消逝了,“两位老朽在绝对孤寂凄凉中离开人世的情景,我都没有想过。”70多年后,季羨林仍耿耿于怀,“不管我表面上多么冷,我内心里是充满了炽热的感情的。”

爱生灵,爱万物,爱众生。翻阅季羨林的散文,你会发现他的笔下很少有坏人,即便是将被杀头的土匪,在他看来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憨厚农民的样子。他笔下的人物是淳朴天真的,他似乎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怀有同情与悲悯。“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是甜。”季羨林曾说,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的那一点“几希”吗?

